

Sale

[美国] 约翰·格里森姆

诉讼之王



I712.45
G278-2

YILIN 畅销名作坊
Bestsellers

诉讼之王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著 黄宝华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诉讼之王 / (美) 格里森姆 (Grisham, J.) 著; 黄宝华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1

(译林畅销名作坊·格里森姆作品精选)

书名原文: The King of Torts

ISBN 7-80657-924-9

I. 诉... II. ①格... ②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3571 号

Copyright © 2003 by John Grisham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4-226号

书 名 诉讼之王

作 者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译 者 黄宝华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 Group Limited,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24-9/I·661

定 价 2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场诉讼一场梦

——《诉讼之王》代译序

顾 言

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律师，因为偶然接手一桩街头谋杀案，从而迎来命运的惊天逆转，克莱·卡特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成为集体侵权案的诉讼之王。滚滚钱财来得太过神速，太过容易，克莱无法刹车，他要继续干下去。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挫败，他成了众矢之的。被反起诉、被 FBI 调查、遭人暗算……在辉煌一时之后，克莱新创立的律师事务所所在疯狂运转了 17 个月后不得不宣布破产。32 岁的克莱拖着伤残的身体要远走他乡，刚刚经历的一切仿佛南柯一梦。

这是法律惊险小说之父约翰·格里森姆在他 2003 年出版的小说《诉讼之王》里为我们讲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格里森姆不愧为畅销小说的高手，和他的其他小说一样，《诉讼之王》也获得了极好的市场效果。鉴于作者的号召力，该书首版印数即达 280 万册。在网上最大书店亚马逊公布的当年最畅销的 50 本新书榜中，《诉讼之王》排名第 6。

中国读者对动辄以天文数字赔偿的美国民事侵权诉讼案还比较陌生，然而这并非天方夜谭。就在《诉讼之王》出版的当年，微软公司就因为利用垄断地位向购买其软件产品的用户多收费而受到集体诉讼，微软为达成和解协议付出了 15.5 亿美元的高昂代价。下面一则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故事也是对侵权诉讼案

的很好诠释。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美国游客在夏威夷的某个沙滩上晒太阳,大风突至,一只椰子从 20 多米的高空吹落,直击游客的天灵盖,使他当场丧命。该游客的弟弟是个精通民事诉讼的律师,当即控告管辖这片椰林的夏威夷州政府。后来,法院判决州政府赔偿原告 1000 万美元。又据说,当时许多游客听到这消息,便纷纷跑到沙滩上的椰树下,守株待兔般地等着椰子来砸自己。州政府一看不妙,马上组织一支专业队伍去砍椰子树。

这事看上去有点荒诞,但如果我们对美国的侵权诉讼法有一定的了解,一切看上去就又顺理成章了。

美国普通法的侵权原则把由于使用有缺陷或副作用的产品而造成的伤害责任,归咎于制造商、供应商以及它的代理人。受到伤害的人可以获得损害赔偿,而不必认定制造商是否存在过失。受害人只需证明,产品在卖出时就有缺陷,而且伤害是由缺陷造成的。集体侵权诉讼则是指一群受到伤害的人起诉致害人,它毋需辨认起诉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美国的侵权赔偿主要分为三类:经济性的(例如,工资损失,医疗费用),非经济性的(例如,疼痛或痛苦)和惩罚性的(例如,不顾后果的轻率行为)。由于存在潜在的巨额损害赔偿裁定,因而,许多集体侵权诉讼都是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在许多发达国家,侵权费用占了国民经济相当大的一块比重。美国的侵权制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其侵权费用 1994 年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2%。

正因为侵权诉讼往往带来巨额的赔偿,所以在美国,集体侵权诉讼案对律师们来说是一块沃土。全美最富有的律师都是在这个领域挖金掘银的。小说中,帕顿·弗兰奇、达蒙·第第埃和威斯·索尔斯伯里等人都是这一行的领军人物,他们个个是亿万富翁,豪华汽车、游艇、私人喷气飞机、别墅甚至城堡,加上美女佳人,这就是他们的奢华生活。得到和维持这样穷奢极侈的生活需要有源

源不断的钱财，于是他们就要时刻像秃鹰一样敏锐地搜寻任何一个有油水的集体侵权诉讼案。《财富》500强公司是他们的目标，烟草、制药和保健等容易产生集体侵权诉讼的行业是他们的最爱。因为每打赢一起大的侵权诉讼案，他们就会得到数以亿计的律师代理费。

设立侵权诉讼法的初衷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促使企业提供最安全的产品。但诉讼案的巨额赔偿也生发出一些负面效应，它使得那些不良律师们舍本逐末地贪婪于律师代理费。他们主动寻找案例的目的，并非真正为当事人服务，而只是为了一个字：钱。他们把产品有缺陷或副作用的生产者作为宰割的对象。产品缺陷或副作用是企业的噩梦，却是侵权诉讼律师的宝藏。小说中，弗兰奇对初入此行的克莱布道的一段话，活显了某些侵权诉讼律师的真实嘴脸。弗兰奇赤裸裸地说：“逮住一个庞大、富有、盛气凌人的大公司在干肮脏的勾当实在够刺激，真比性事还有味，克莱，比性都有味道。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够味的刺激。你抓到了那些贪婪的杂种，他们炮制出劣质产品去危害无辜的人们，而你，作为律师，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才是我活着的意义。当然，钱有迷人的魅力，但只有抓住他们之后钱才能到手。我决不会住手，不管我能赚到多少钱。人们会觉得我贪得无厌，因为我可以洗手不干，到一处海滩上去了却余生。腻味！我宁可每周干它一百小时，想方设法去逮住那些杂种。这才是我的生活。”据取巨额律师代理费正是弗兰克之流热衷于侵权诉讼案的根本所在，惩戒企业，为民申冤，只不过是他们打出来的漂亮幌子。

事实上，在打完第一个官司他芬案，得到1亿多美元之后，是进是退，克莱是有矛盾的。但他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决定再放手一搏。接下来的岱洛甫、瘦身本和波特兰水泥等诉讼案，使克莱陷入了泥淖。在花费巨大人力、财力之后，几家诉讼对象在和解无望的情况下宣布破产，克莱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从大喜到大悲，从



YILIN 畅销书系列
Bestsellers

一夜暴富到千金散尽,从雄心创业到律师生涯的终结,对克莱来说,真是成亦诉讼,败亦诉讼,一场诉讼一场梦。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相信读完小说后,读者自有公论。

4
**JOHN
GRISHAM**

第一章

射出击中“南瓜”脑袋的那几颗子弹的枪响，起码有八个人听到了。其中有三个人情不自禁地关闭了窗户，查看了门锁，退缩到一个稳当的地方，至少是他们那小小套房中某个隐蔽的角落里。另外两个人应付这类事件则老练得多，他们飞也似的逃离现场，即使比不上枪手本人逃跑的速度，也是够快的了。还有一个人，平常热衷于在小区里拾垃圾，正当他在废品堆里翻检铝制罐头时，突然听到身边爆发出平日司空见惯的火并所所有的尖厉声音。他跃到一堆纸箱的背后，待到枪声停息，他才放下心来走进巷子，他在那儿见到了“南瓜”中弹后的模样。

还有两个人则几乎目击了全过程。当时这两人正坐在乔治亚街与拉蒙特街交会处的一家酒店前的塑料牛奶箱上，他们被一辆停靠的车子挡住了部分身影，所以枪手在尾随“南瓜”进巷子前向周围张望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俩都会对警方陈说他们见到那带枪的男孩将手伸进口袋，掏出枪来；他们确实见到了那支枪，是一支黑色的小手枪。一秒钟后，他们听到了枪声，虽然他们没有确切地目睹“南瓜”头部中弹。又一秒钟之后，那持枪的男孩从巷子里冲了出来，不知怎的，径直朝他们这边跑过来。他猫着腰在奔跑，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狗，失魂落魄。他脚上穿着一双红黄相间的篮球鞋，那尺寸好像大了五号，所以他在逃跑时踩在路面上啪啪作响。

在跑过他俩身边时，他手里还拿着那支枪，很可能是一支点38口径手枪。他一眼瞥见他俩，意识到两人把这一切都瞧在了眼里，一时间竟畏缩不前，在这心惊胆战的刹那间，他似乎要举起枪

来干掉这两个目击者，这两人总算翻到塑料牛奶箱的背后，一溜烟地夺路而去。接着他也消失了。

他们中有一个人撞开了酒店的门，喊人去报警，说是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三十分钟后，警方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个年轻人，长相跟所描述的那个干掉了“南瓜”的人一模一样，曾在第九大街上被人发现过两次，在大庭广众间持枪行走，在行人中显得特别扎眼。他曾试图至少引诱一个人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去，可那个他蓄意要加害的人却逃走了，并报告了这起事件。

警方在一小时后找到了这个人，他名叫特吉拉·沃森，是个黑人男子，年龄二十岁，警方存有他与毒品相关的记录。没什么家庭可言，也没住址。他最近的一处栖身地是位于 W 街的一个救助营。他设法把枪支丢弃了，要是他抢劫了“南瓜”，那么他把现金、毒品或其他赃物也都扔掉了。他的口袋里空空如也，就像他的眼睛那般明净。警方断定他被捕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喝醉酒的迹象。只在马路上被匆匆盘问了一下，他就被戴上手铐，塞进了一辆首都特区的警车的后座。

他们驱车将他带回到拉蒙特街，安排了一次与两个目击证人的临时会见。特吉拉被带到他撤下“南瓜”的那个巷子里。“来过这儿吗？”一位警察问道。

特吉拉没说什么，只是愣愣地瞅着污秽的水泥地上那一摊鲜血。两个目击者被悄悄地领进巷子，带到靠近特吉拉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两个人同时说道。

“他穿着同样的衣服，也是这双篮球鞋，除了枪，全都齐了。”

“就是他。”

“肯定没错。”

特吉拉重新被推进车里，带到了监狱。他以谋杀罪被收押，眼下没有任何保释的可能。不管是出于经验还是仅仅因为恐惧，特

吉拉对警察的探问、诱供,甚至威吓,始终一言不发。既不能指控他什么,又对他无计可施。毫无迹象表明他为什么要谋杀“南瓜”。对他们的交往经历也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即使有的话。一位资深警探在卷宗上作了这样一个概括:此次枪杀更像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举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谋杀。

没有提出通电话的要求。没有提出要请律师或保释的担保人。特吉拉显得茫然无措,却也乐意蹲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号子里,呆视着地板。

“南瓜”的父亲无迹可寻,但他的母亲则在纽约大道上一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担任保安。警方花了三个小时才确认出她儿子的真名——雷蒙·潘弗瑞——并确定了他的住址,还找到了一位邻居愿意向他们提供他有一个母亲的讯息。

阿黛法·潘弗瑞正坐在地下室进口处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想必正在观察着一排监视器。她是一个身着紧身咔叽制服的高大结实的女人,腰上别着一支枪,一脸冷漠的表情。那些朝她走去的警察也不知多少次地摆出过这副模样。他们向她道出了这一消息,然后找到了她的上司。

在一个年轻人每天都要互相残杀的城市里,血腥杀戮已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每一个母亲都知道有其他许多丧失了孩子的母亲,每一次丧子之痛都让死亡逼近一步,每个母亲都知道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末日降临。母亲们也关注着其他那些熬过了恐惧生涯的人。阿黛法坐在桌子边,脸埋在手心里,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他那咽了气的身体此时正躺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被陌生的人们审视着。

她发誓要向杀害她儿子的人报仇。

她诅咒丢弃了这孩子的父亲。

她为她的孩子哭泣。

她知道她要活下去。不管怎么，她得生存下去。

阿黛法来到法庭，观看传讯。警方告诉她，杀害她儿子的那个小子将在法庭上露面，这是一道快速的例行公事，其间他可以申言自己无罪并要求提供一位律师。她坐在后排席位上，一边是她的兄弟，另一边是她的一位街坊，她的眼中渗出了泪珠，浸湿了手绢。她想见见那个小伙子。她还想问他干吗要这样，但她知道她绝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集合起犯人出来过堂，就像赶牲口去拍卖。全都是黑人，全都穿着橙色的连衣裤，戴着手铐，一色的年轻人。这些渣滓。

除手铐之外，特吉拉的手腕和脚脖子上还加了锁链，因为他的罪行特别严重，虽说他随着第二拨犯人被带进法庭时，他看上去没什么凶狠相。他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群，看看能否认出什么人来，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在那儿可以帮他一把。他在一排椅子中间就座，一位武装法警还特地俯下身子对他说：“你杀害的那个小伙子，他母亲就坐在后排，穿着蓝色的衣裙。”

特吉拉低垂着头，慢慢转过身来，直视“南瓜”母亲那湿润、肿胀的眼睛，但只一刹那。阿黛法注视着那个身穿宽大号衣的瘦骨伶仃的男孩，寻思着他的母亲在哪儿，她又是怎么把他拉扯大的，他是否有父亲，尤其要紧的是，他的人生轨迹怎么并且又为什么竟和她的孩子交叉起来了呢？两个人的年龄也相仿，就跟其他那些男孩子一样，总在十几、二十岁的样子。警方曾经告知她，这个命案看上去，至少在最初，并不牵扯到毒品。可她了解得更清楚。街头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涉及到毒品。阿黛法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南瓜”曾吸食过大麻和可卡因，只因私藏毒品而被拘捕过一次，但他从未有过暴力行为。警方说，这起命案更像是一次随意杀人。

街头凶杀全都是随意性的，她兄弟曾说，但他们总得有一个缘由。

在庭讯室的一边有一张桌子，桌边围坐着官员大人们。警察在对检察官低声说话，检察官们翻动着卷宗和报告，他们要将文件在犯人们来到之前准备好。另一边也有一张桌子，当庭审的程序在口舌喧嚣中往前推进时，辩护律师们就围着这张桌子来来去去。法官厉声作出了有关毒品的指控，还有武装抢劫，某种性质模糊的性侵犯，更多的毒品指控，大量的假释违规。当他们的名字一一报出来时，被告们就被领到法官席前，默不作声地站着。书面文件草草料理完毕，他们又被押解回囚牢去了。

“特吉拉·沃森，”一位法警叫道。

他被另一个法警搀扶着站了起来。他趑趄着朝前迈了几步，镣索啪哒作响。

“沃森先生，你被控犯了谋杀罪，”法官大声宣布道。“你多大年龄？”

“二十，”特吉拉说，双眼俯视。

谋杀的指控在庭审室中回响，一时间竟使全场鸦雀无声。另一些穿着橙色号衣的犯人竟以钦佩的神色观望着。律师和警察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你能请得起律师吗？”

“不能。”

“以前就没这么想过，”法官咕哝着，瞥了一眼辩方的桌子。首都特区高等法院的刑事部重罪科这一片肥沃的地块，每天都由公共辩护律师事务处在上面辛勤耕耘，那是为所有贫穷的被告人设置的一个安全网络，备审案件目录中百分之七十的案件是由法庭指定的律师受理的，不管什么时候，总有半打左右的公派律师，穿着廉价的套装，脚蹬磨损了的平底休闲鞋，夹着露出卷宗的公文包在那里来回转悠。可是，就在这一刻，偏偏只有一位公派律师在场，他就是尊敬的克莱·卡特二世，他刚好为核查两桩不太严重的

刑事案件而路过这里，他发觉自己在这儿竟是孤家寡人，所以想赶紧脱身，离开这个庭审室。他向右面瞄瞄，又瞥向左边，意识到法官大人正注视着他。其他的公派律师都上哪儿去了？

一星期之前，卡特先生刚了结了一桩谋杀案，这桩案子拖了几乎有三年之久，现在总算以他的当事人被投入到一个他再也无法离开，或至少不能正式离开的一个监狱而告终了。克莱·卡特对于他的当事人终于身陷囹圄感到欣慰。令他舒心的，他的案头，至少在眼前这一刻，没有了谋杀案的卷宗。

显然，这种状况眼看着就要改变了。

“卡特先生吗？”法官说道。这不是一道命令，而是一种邀请，请他上前，担当每个公派律师应当从事的职务——为贫弱者辩护，不问其案件性质如何。卡特先生不能流露出任何的怯懦，尤其在警察与检察官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使劲咽了一下口水，显示绝不退缩，向着法官席走去，好像上去要求此时此地就进行有陪审团的审讯一般。他从法官那儿取来卷宗，迅速扫视了一下那相当单薄的内容，没去注意特吉拉·沃森那恳求的眼神，然后说道：“我们将进行无罪抗辩，阁下。”

“谢谢，卡特先生。我们将向你出示作为在案律师的相关材料吗？”

“就现在，可以。”卡特先生已经在盘算用什么借口将这桩案子推给 OPD(公共辩护律师事务处)的其他人了。

“很好，谢谢你！”法官说着，伸手去取第二份卷宗。

律师和当事人在辩方的桌边碰了几分钟头。卡特尽量想让特吉拉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结果却少得可怜。他答应第二天到拘留所来作一次更长时间的面谈。在他们低声交谈时，桌子周围忽地聚拢了一堆来自公共辩护律师事务处的年轻律师们，他们都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卡特的同事们。

这是预设的一个圈套？卡特问自己。难道他们知道庭上有一

个犯谋杀罪的被告所以都溜走了?在以往的五年间,他自己也玩过这类花招的。躲避棘手人物是 OPD 的律师们的一种处世技巧。

他抓起公文包就急匆匆地离去,顺着中间的过道,走过一排排心神不定的亲属们,走过阿黛法·潘弗瑞以及声援她的那个小小的群体,进入拥挤着众多犯人和他们的妈妈、女友及律师的门厅。OPD 中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抱怨自己为 H.卡尔·穆特里法庭的混乱而活着——审判的压力,跟这么多凶暴的人生活于同一空间的人们流露出的危机感,受害者与侵害者之间的痛苦争斗,排行满满当当而又予人无望的备审案件目录,要保护穷人、确保警方与体制对他们公正处置的职责等等。

要说克莱·卡特曾被 OPD 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并投身于它,他至今已记不得那是些什么了。过一个星期就会迎来他在那儿任职的第五周年日,这个日子来之后又将转眼远去,没有庆祝,也但愿无人知晓。在三十一岁的年纪,克莱已是心力交瘁,老困在这一个事务所,他都羞于向朋友们提起,他想另谋出路,又觅不到去处,如今又缠上了另一桩无聊的谋杀案,很快成了他心头日益沉重的一个负担。

在电梯里他直怨自己又被一桩谋杀案拴住了。这是一个新手才犯的错误。按理说,他经过这么多的历练,见多识广,不该跌到这样的陷阱里的,尤其是跌进安置在他熟悉的这么一个地盘上的圈套。我得脱身,他答应自己说;过去的一年里,他几乎天天在发出同样的誓言。

电梯里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某个行当的法庭文书,她的怀里抱了一大摞文件,另一位是四十岁模样的,穿戴黑色品牌服饰的绅士——工装裤、T恤衫、外套、鳄鱼皮靴等。他手持一份报纸,似乎透过架在他那长而优雅的鼻尖上的小眼镜在读着,而事实上却在端详着克莱,克莱则一点也没察觉。在这幢大楼的这部电梯里,怎么会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如此专注呢?

假如克莱·卡特心存警觉,而不是在埋头沉思,那他必定会注意到这位绅士,若说是被告,则穿着太过讲究,作为律师,又过于随意。除了报纸他没带什么东西,这又显得有点怪,因为 H.卡尔·穆特里法庭不是一个以阅读知名的地方。他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一个受害人或是一个被告,但克莱却始终没留意到他。

第二章

这个城市有七万六千名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麇集在国会山周围的大型事务所里，其范围也不过是来复枪射程的那点距离——财大气粗的事务所里，那些出色的合伙人捞到了不光彩的签约奖金，那些颀颀至极的前国会议员们接受了有利可图的游说项目，热衷于官司的诉讼人则带着他们的代理人前来——公共辩护律师事务处只属于等而下之的行列，上不了档次，充其量只是个A下。

某些OPD的律师们满腔热忱地致力于维护贫穷与被压迫者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这一职务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跳板。不管他们的报酬多么微薄，费用多么拮据，他们还是凭着独立自主的苦干精神以及维护弱势群体的满足感而大展身手。

另一些公共辩护律师则对自己说，眼下的职业不过是一种临时过渡，仅仅是他们迈向飞黄腾达所必需具备的一些基本训练。竭尽全力去掌握窍门，不要怕脏了自己的手，边看边去做那些大事务所的合伙人不屑于染指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个慧眼识英雄的事务所会赏识你的才干。无限丰富的审讯经验，关于法官、文书、警察、工作安排、对付最难缠的当事人的技巧等广博的知识——这些还只是公共辩护律师们从其仅有的几年工作经历中得益的若干方面。

OPD有八十位律师，全都在哥伦比亚特区公务大楼中的两个逼仄、压抑的楼面工作。这是一幢灰白的方形混凝土建筑，人们称它为“立方体”，位于马萨诸塞大道上靠近托马斯圆形广场的地方。有大约四十个薪水低廉的秘书以及三打律师助理散布在这鸽

笼般的办公室的迷宫阵中。主任是一位叫格兰达的女士,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因为她在那儿觉得安全。

OPD 律师的起步工资是三万六千元。升级幅度很小,且来得缓慢。资格最老的一位律师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四十三岁的老人,他挣五万七千六百元,十九年来一直在威胁说要离职。工作负担沉重如山,因为这个城市在对犯罪的战斗中正连连败阵。贫穷的罪犯正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过去八年中,每一年格兰达都提出过预算案,要求增加十个律师和一打律师助理,在最后四个预算案中,她每一次获得的经费都少于上一年。这时她感到十分为难的是,哪些律师助理该结束任期,哪些律师要被迫从事非全日制的工作。

和其他大部分的公共辩护律师一样,克莱·卡特进入法学院并未打算以维护贫穷罪犯的权益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哪怕只是一个短暂时期也没有。绝不会的。想当年克莱上大学,乃至后来入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时,他的父亲在首都特区开了一家事务所,克莱在他父亲那儿打了好几年零工,后来有了自己的办事处。那个时候真是梦想联翩,只觉得前程无量,父子二人携手执业,财源滚滚而来。

没料想在克莱读法学院最后一年时,事务所垮了,父亲也离开了城市。这是另一则故事了。克莱就此成了公共辩护律师,因为再也觅不到别的什么职业了。

他巧施手腕,纵横捭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坐进他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用不着再与另一位律师或律师助理共处一室。办公室大小适中而实用,它没有窗户,一张写字台就占去了一半面积。而他在父亲的老事务所中的办公室比这要大四倍,且能望见华盛顿纪念碑的雄姿。尽管他力图忘掉这些景象,但他无法从记忆中将它们抹去。五年之后,他依旧时不时地坐在写字台后,凝视墙壁,它们日复一日地似乎在不断向他挤压过来,他问自己,究竟怎